

济南老街鞭指巷有一处中西合璧的老四合院，门楼上方镶嵌了一块刻有“泰运昌辰”字样的石匾，许多济南人称它“泰运昌辰”。

第一次看到这处院落，望见门楼上古朴的“泰运昌辰”石匾，我曾以为它是一家老商号的旧址。因为在旧时，那些经营有道、初具规模的商人，都会给自己的商号店铺起一个吉祥福瑞的名号，就像老济南的瑞蚨祥、燕喜堂、聚丰德、兴顺福、亨达利。后来，我才知道，这里是济南盐商世家、近代著名书画家关友声“喫园”旧址。“泰运昌辰”石匾只是表达主人对家族兴旺、好运恒久的祈盼，如同现在乡村富裕人家，喜欢在自家大门上，嵌上“家和万事兴”“紫气东来”字样的壁画瓷砖。

说到盐商关家，老济南人大都知道。关家世代经商，到关友声父亲关呈麟这一辈时，已是当时济南三大盐商之一。旧时的盐业，可是一个获利极其丰厚的行当，作为政府特许的垄断性行业，那些从事食盐售卖的商人，凭借专卖经营特权大发其财，个个都是地位显赫、腰缠万贯的巨贾豪商，过着锦衣玉食、骄奢奢侈的生活。关家同其他盐商一样，依靠运销食盐积累的财富，由涿口来到济南城里，不但购买了多处房屋地产，还收藏了大量的名人字画。所有这些，都为后来关松坪、关友声兄弟学画作画，以及创立国画学社、齐鲁画社，奠定了雄厚的基础。

关氏两兄弟，哥哥关松坪原名关际泰，字松坪，是弟弟学画的启蒙老师；弟弟关友声原名关际颐，字友声，号喫园主人。兄弟两人都是当时山东画界的知名画家。

我对书画是个外行，对关氏两兄弟书画作品知之甚少，仅限于知道关氏兄弟是老舍先生的朋友。

那还是前年春天，参观“济南老舍纪念馆”后知道的。

一天，我到南新街参观“济南老舍纪念馆”，在东厢房展厅里，看到了一块展板上写有老舍先生济南朋友的名单，关氏兄弟名列其中。兴趣使然，回到家后，查阅相关资料，了解了老舍与这两个济南朋友交往的一些情况。

上世纪三十年代，老舍先生在齐鲁大学任教时，曾在上新街58号住过一段时间，而关友声此时在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从事古籍整理工作，住在上新街北口饮虎池街12号。其时，老舍和关氏兄弟同在齐鲁大学，彼此相熟相知，加之他们住得近，老舍时常去关家，或看其作画，或去下棋聊天，结下深厚友谊。老舍写过一篇《介绍两位画家》的文章，特地介绍关氏兄弟作画“确是有真功夫”“不但是功夫勤，技术熟，而且真下心去研究各派的历史与特色”，还说松坪先生“因近来石涛的画风，风行一时”。1933



明府城史话

泰运昌辰

□程兆强

年老舍曾为关友声画室作《题谭思斋》七律一首，高度评价关友声的绘画艺术。1934年《关友声画集》出版，老舍先生专门撰写《〈关友声画集〉序言》。1938年，关松坪英年早逝，老舍在武汉得知消息后，伤心不已，在其《四大皆空》中深切表达了惋惜悼念之情。1949年后，关友声在山东艺术学院任教，与在北京的老舍先生仍保持着联系。后来，老舍先生在“文革”挨批斗，关友声还受到牵连。由此可见，两人关系的确不一般。

关家家境殷实，在济南购置了鞭指巷70号“泰运昌辰”、饮虎池街12号等处房产，且收藏了大量的名人字画。这些名人字画，不仅成为关氏兄弟学画作画的临摹模本，也成为他们结识海内外著名画家的“画为媒”。当年张大千时常往返于京沪两地，每在济南逗留时，便住在关家，除去看望朋友的因素，再者就是观看关家收藏的石涛等名人画作了。

有资料记载“泰运昌辰”建于1922年，并说是关友声所建。其实，准确的说法是关友声的父亲关呈麟和哥哥关松坪所建，那时关友声年纪尚小，只有16岁。据说关家世代居住的宅院内，曾有一处石刻，上有清代文人吴让之所写的“喫园”二字。关友声非常喜欢这两个字，因此将宅院取名“喫园”，并自号“喫园主人”。关友声原名关际颐，字友声，亦出于《诗经·小雅·伐木》：“喫其鸣矣，求其友声”。

“泰运昌辰”现在寂然置身于现代高

楼大厦之中，虽有些古旧黯淡，但依然不失古朴雅致的本色。特别是那中西合璧的门楼——拱券形的石门柱，门楼上方砌着女儿墙，正中嵌“泰运昌辰”青石匾，更是别具一格，风韵悠然。“泰运昌辰”原来迎门是一座影壁墙，有二进门，现已拆除；北屋是一座二层楼房，五间开，上下共有十间屋；院内有东西厢房，各为三间。所有房屋都是砖石结构，木质梁架。房屋门窗，也别有特色，拱券形，上面砌着好看的砖芽。“泰运昌辰”整个院落，青石基础，青砖砌墙，灰瓦覆顶，起有花脊，精巧别致，古朴典雅，是济南现存较少的具有中西方建筑完美结合的特色建筑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“泰运昌辰”曾在公私合营时改为布店，之后又一度成为一织布厂的车间。2015年6月，“泰运昌辰”被列入山东省第五批文物保护单位。可是，前些日子，我去鞭指巷看“泰运昌辰”时，它却是大门上锁，疯长的“爬墙虎”爬满了半个大门，那不知何时贴的对联，已斑驳褪色。我透过门缝往里瞧，院内更是杂草没膝，破败不堪，楼东首屋顶已塌了，裸露出了房梁。我想，“泰运昌辰”既然是文物保护单位，就应切实保护好，让它发挥好应有的价值。

写到这里，我忽然萌生一个想法，如果“泰运昌辰”能尽快修葺，修葺好后，最好恢复“喫园”原名，把它建成“关友声纪念馆”或是“关友声故居”，用来展示关友声——这位中国当代著名山水画家与黑伯龙、弭菊田、岳祥书合为山东省美术“四大家”的书画作品。如若成真，那济南又该增加了一处不可多得的人文景观。

最后还要说的是，关友声不仅画好，书法亦精湛，趵突泉公园里“漱玉泉”、济南老饭馆“聚丰德”的牌匾，都出自先生之手。另外，那“泰运昌辰”的题写者也很有名，他是胡柏年，字柯亭，号许安，原籍浙江绍兴，寄居济南，是晚清的艺坛奇才和书画大家。可惜，胡柏年为喫园题额“泰运昌辰”后的第二年就去世了，年仅47岁。

【泉城忆旧】

重温儿歌

□武存中

上世纪50年代的儿歌比较少，并且常常是与游戏配套的，比如捉迷藏（济南人称“藏魔呼”）时，总是这样唱：“甜秫秸，摸秫秸，摸摸哪里再回来？”然后就去找个地方躲藏起来，直到被别人找到。现在想来真不知道这种游戏与“秫秸（摘了穗的高粱秆）”怎么扯上的关系？还有“拾高粱茬”的游戏与儿歌，游戏是这样的：许多孩子围成一个大的圆圈，一个孩子在圆圈的外围转，边转边唱：“拾！拾！拾高粱茬，拾到黑天怪害怕，找个地方坐下吧。”接着他就坐在了这个孩子的后背上，被坐的那个孩子问：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他回答说：“我是拾高粱茬的。”“天黑了你怎么还不回家？”“俺桥（济南土话：非常的意思）害怕哩。”“我打个灯笼去送你吧。”于是这孩子站起来去追“拾高粱茬”的孩子。小时候不明白“拾高粱茬”究竟是什么意思，现在才知道，原来所谓“拾高粱茬”是指拣（即拾）遗留在田间的高粱根，把土去掉，称为“高粱茬”，用来当作柴火烧饭，这反映了解放初期我国的农村的窘困生活。今天我们做饭使用天然气、煤炭，即便是在农村也已经不再烧柴火了。大概更很少有人知道“拾高粱茬”是什么意思了。

其次在城里的孩子唱得最多的是“天皇皇”了：“天皇皇，地皇皇，俺家来了个夜哭郎，行人君子念三遍，一觉睡到大天亮。”这是以前贴在电线杆上的揭帖，谁家的孩子睡“反”了觉，俗称“夜哭郎”，用张小红纸写上它，贴在电线杆上，如果有人看见，念上三遍，那孩子晚上就不哭了。仿佛是一道咒语，“夜哭郎”中了魔法，念“咒语”便是给您这孩子解除魔法。于是，揭帖就成了我们的儿歌。那时好多人都会唱，甚至集体吟诵。真是“客有歌与郢中者，其始曰《天皇皇》，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……”

此外唱老鼠的儿歌：“小老鼠，上灯台，偷油吃，下不来，吱呀吱地叫奶奶。”这儿歌似乎仍然在流传。

比较精彩的当数《一园青菜成了精》，不但富于想象，并且故事性强：“出了城门往正东，一园青菜绿葱葱，最近几天没人问，青菜个个成了精。绿头萝卜称大王，红头萝卜当娘娘，隔壁莲藕急了眼，一封战书打进园。豆芽儿跪倒来报信，胡萝卜挂帅去出征，两边兄弟来叫阵，大呼小叫争输赢。小葱端起银杆枪，一个劲儿地向前冲，茄子一挺大肚皮，小葱撞了个倒栽葱。韭菜使出两刃锋，呼啦呼啦上了阵，黄瓜甩起扫堂腿，踢得韭菜往回奔。莲藕斗得劲头儿足，胡萝卜急得搬救兵。歪嘴葫芦放大炮，轰隆轰隆炮三声，打得大蒜裂了瓣，打得黄瓜上下青，打得辣椒满身红，打得茄子一身紫，打得豆腐尿黄水，打得凉粉战兢兢。藕王一看抵不过，一头钻进烂泥坑！出了城门往正东，一园青菜绿葱葱。”

还有秃子歌：“大秃子长病二秃子慌，三秃子在家里熬姜汤，四秃子说：死了吧，五秃子说：疼得慌，六秃子上街去买板儿，七秃子在家里打棺材，八秃子抬，九秃子埋，十秃子在家里哭乖乖。”

那时候不知为什么对秃子如此感兴趣，除了“秃子歌”外，还有“颠倒歌”：“东西的大道南北走，打北边来了人咬狗，摸起狗来呲（呲，济南土语，扔、掷的意思）砖头，砖头咬了狗一口。”看得出“颠倒歌”是从山东快书那学来的，还有续篇：“天上无云下大雨，树梢不动刮大风，刮得磨盘踢踢地转，刮得鸡蛋不‘顾拥’（顾拥，济南土话，即挪动的意思）。磨盘刮到了鸡蛋上，把磨盘砸了个大窟窿。”这是我们小时候在南门废弃的城墙土堆上，听说相声的刘建秋唱的。

以上是我所记起的童年儿歌。可能还有好多，只是我不知道而已。

科举时代的济南考点

老馆都曾是贡院的一部分。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当时山东考生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之多。

贡院的围墙有两重高大的院墙，内墙高1丈，外墙高1丈半，墙面上布满荆棘，防止有人翻越，所以贡院又称“荆闹”。而就在贡院高大的东墙外，便是贡院墙根街，通过贡院墙根街北可通风景秀丽的大明湖，南可达热闹非凡的芙蓉街，学子士人大都在这里聚集。于是围绕着学子的考试经济应运而生，各种为学子服务的商铺客栈布满了大街，文房四宝、琴棋书画、茶楼酒肆应有尽有；书院、私塾、义学和学堂这些文教场所遍布其周围；说书唱戏、演艺杂耍、三教九流汇于一处……学子们身处如此繁华盛地，有的流连于声色犬马、寄身青楼，很快盘缠用尽，功课尽废，流落他乡；而有的更加发奋苦读，因为他们知道只有考取功名才能尽享这富贵荣华！

贡院墙根街古称云路街，寓意青云直上。在此街的南头，立有一堵状元墙，每次榜棚街张榜之后，考取第一名者都会在这里留下名字，意在激励更多考生以他们为榜样，勤奋读书以博取功名。据史料统计，从明初到清末的600年间，济南贡院在榜棚街张榜录取了近20000名举人，其中进京考中进士的就有4000多人，傅以渐、刘墉、李开先、李攀龙、王士祯等，都是从济南贡院考出去的山东名人。位于老城鞭指巷的状元府，其主人为清代状元陈冕，他虽没有在济南参加科举，却为济南留下了

唯一一座状元府。

学子们在流连于繁华的街市之余，没有忘记他们来此的目的——应试，这就要拜谒一下至圣先师孔子了。于是，无数学子怀着一颗虔诚之心，来到府学文庙拜谒孔夫子，希望先师能保佑考取功名。

府学文庙就在贡院东边不远的地方，和曲阜的孔庙形制差不多。文庙门前有文官下轿武官下马碑，远道而来的学子就把所骑之马、驴拴到远处，时间长了，拴马的地方就成了马市街，出现了专门拴马喂马的职业和经济。学子在文庙大门影壁前整理好衣冠，方可入庙行拜师礼。进门来，穿过棂星门，眼前就是一个大水池，名为泮池，只有考取了功名的人才可以从桥上过，通过了这座桥便称入泮，才有资格拜于孔子门下，成为国家的学生，从此他们就可以出贡、入监而得官，进入更高一级的考试，中举入仕。所以科考前拜谒孔子成了学子们美好的祈愿。

学子们为排解苦读备考之紧张情绪，也经常到济南的老城赏景散步。除了贡院墙根街和芙蓉街，老城的大街小巷都留下了学子们的足迹。特别是起凤桥街以及街上的腾蛟泉，因有着腾蛟起凤的美好寓意，又距贡院不远，又有王府池子的泉水淙淙流过，成了学子们的游玩佳处。从府学文庙往南，穿过马市街就到了起凤桥街。如果很讲究的学子，在拜孔子之前，要先从这里起步，寓意走过起凤桥头，入文庙拜孔子，由此攀上青云之路。